

王永泰◎著

清官于成龙

◎群众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吏列传

I 24.3
201-G₁

王永泰◎著



农干院 B0053842

清官于成龙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官于成龙/王永泰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4

ISBN 7-5014-1694-X

I. 清… I. 王… III. 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N.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9160 号

技术设计:王焰华

清官于成龙

王永泰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526 千字 插页 2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694-X/I·675 定价:30.00 元

印数:0001—8000 册

内 容 提 要

于成龙，山西永宁州（今离石市）人，康熙时官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两江总督，康熙皇帝称其为“今时天下廉吏第一”，并制诗褒奖，清史有传。

顺治十八年，45岁的于成龙出任广西罗城知县，从此踏入仕途，历任知州、知府、道台、臬台、藩台、巡抚、总督等要职，其间几经坎坷，备尝艰辛。他怜贫苦、抑豪强、治盗贼、赈灾荒、清杂派、平冤狱、肃吏治，为官一任，流惠一方，被百姓称为“青天”；他箪食瓢饮，淡泊自甘，数十年如一日，位愈尊而操守愈厉，志节弥坚。本书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广采民间传说，加上作者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联想，以清朝初年百废待举的社会现象为背景，以于成龙的仕途经历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于成龙的一生，塑造了一个绝代廉吏的典型形象。

目 录

第 一 回	听传言说成龙出世 信野史看稚童趣事	(1)
第 二 回	宦海茫茫书生求官 楚歌声声举步惟艰	(17)
第 三 回	吴城镇解囊济村妇 冷水滩逢凶化吉祥	(28)
第 四 回	罗城县破庙住新官 衙门里老猿戏知县	(43)
第 五 回	皇天不佑众仆死 孤苦伶仃成龙难	(58)
第 六 回	时来运转逢侠士 驱邪去恶新试刀	(78)
第 七 回	陷虎穴阿园杀贼 设保甲成龙行政	(95)
第 八 回	大掌嘴峒山施威 感赤诚蛮荒服化	(113)
第 九 回	断小事偏怜老成 理大案洞烛其奸	(137)
第 十 回	谦谦君子唾忤逆 莽莽武夫剥人皮	(157)
第十一回	剿西乡于成龙冒险 告歪状柳城县遭斥	(181)

第十二回	感深恩瑶侗酬知县 讨大计封疆问小吏	(205)
第十三回	举卓异慧眼识才干 上条陈赤心报知己	(226)
第十四回	伤离别官民双流泪 缺钱钞眇人单设局	(248)
第十五回	人因耿介招横祸 官为破案弄鬼神	(268)
第十六回	丧天良恶奴弑主 释无辜郡丞释嫌	(295)
第十七回	北冥落难鸿蒙寺 朝卿聊作盗马贼	(316)
第十八回	汤卷儿财色迷心 于成龙信手除蠹	(338)
第十九回	民女出阁赠十两 亲子归家割半鸭	(356)
第二十回	舍生忘死入虎穴 施仁行义瘞盗贼	(375)
第二十一回	施谋略巧除扰民贼 闻凶信单骑保孤城	(397)
第二十二回	水毁军桥成龙获罪 乱起东山布衣剿贼	(416)
第二十三回	狭路逢仇无端受辱 赤手孤城再显奇谋	(441)
第二十四回	以寡胜众成龙奏凯 为国夺情巡抚留贤	(461)
第二十五回	庄稼佬扬眉吐气 无赖子蒙冤受屈	(481)
第二十六回	施谋略打草惊毒蛇 赴新任贱物压轻舟	(500)

第二十七回	臬台舍命绝课派 亲王设酒慰贤臣	(519)
第二十八回	解燃眉藩司典当 任廉吏两岁三迁	(541)
第二十九回	清杂派皇上蒙冤 勘灾情畿辅绝恶	(562)
第三十回	赈饥荒巡抚绝粒 倡清廉康熙褒美	(586)
第三十一回	娘子关前小人寻衅 安国寺里总督解囊	(612)
第三十二回	心昭日月成龙归天 誉满乾坤忠臣不死	(635)
后 记		(669)

第一回 听传言说成龙出世 信野史看稚童趣事

明朝武宗正德年间，陕西大旱，死了许多老百姓。有于氏者，离乡背井，东渡黄河，来到山西永宁州揽工避荒。越数载，稍有积余，经人说合，娶了柳林镇赵文贵之女为妻。未儿，携妻入山，替人经管庄子。每日早出晚归，辛勤劳作，毫不懈怠。东家见他忠厚老实，倚为心腹，将邻近山庄都交付与他。于氏遂落户于此，名其地曰：“于家沟”，男耕女织，夫唱妻和，生儿育女。如是者百十年，儿孙繁衍，于家沟渐成村落。

于氏有一子唤作时和，见于家沟人口日众，难于发展，迁至本州峪口镇龙堡村，经营豆腐生意。日里入市余黄豆，天明串村叫卖，少不得早起晚睡，日夜操劳。幸喜生意尚好，虽劳累，进项也多，三二年功夫，便有了些许积蓄，遂置办田产，就此落户生根，勤劳度日。

一天，于时和卖完豆腐回家，见路卧一人，奄奄待毙。便歇下担儿，扶起看时，是个五十多岁的游方道人，疮疥满身、浓血横流、恶臭无比。时和见他可怜，屏着气道：“道长何方人氏，为何至此，又怎样落到如此地步？”

道人喘息良久，少气无力地道：“贫道乃江南余杭七星观主，因

至北武当朝拜孙真，云游至此。不幸身染恶疾，无力去化布施，两天粒米未进了。”

时和听了，心中不忍，拿出两块卖剩的豆腐叫他垫饥。道人吃了，气色好了许多。

时知道：“道长病沉体虚，不若就与在下一同返家，将息数日，待病好再走。”

道人说：“多谢施主好意。但我身患重病，恐传染开来，连累施主，反为不美。”

时和不以为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若该得此症，有你无你终不得脱，不该得时，随你传染，怕他怎的！”说完挑了担儿，扶道人上路。道人体弱不能行，两个拉拉扯扯，蹒跚而行，天黑方至家中。

时和歇下担儿，呼刘氏开门，将道人扶了进去，烧了水来与他擦洗。刘氏端来饭菜，两个吃了，一宵无话。

昨夜回来甚晚，又侍候道人洗刷吃饭，误了磨豆浆。天亮以后无事可做，时和便来与道人闲谈。论到病上，道人说出一种草药名称，问此处可有？这道人本通医术，只因那恶疮一发，便疼痛难忍，不及进山采药，才落得如此潦倒。

时和听他详细道来，觉得与那俗称“羊角蔓”的野草有几分相似。随步入后山，撅了一把回来。

道人见了大喜，摘许多叶儿，贴在恶疮上面，不过两个时辰，就拔出许多脓血，止了疼痛。明日依法泡制。时和又用开水烫了手巾，与他热敷。如此精心调理，加之茶水周到、饭菜可口，十来天过去，道人便恢复过来，告辞欲行。时和因他并未痊愈，诚心相留。又是几日，道人康复如初，执意要走。时和只得与他打点行装。见无替换衣物，叫刘氏拿几件自己的旧衣给他，将几个烧饼，让他路上充饥，临了，又拿出几钱散碎银子，叫他在不及不凑时应急，并亲自将他送了出来。

走了五六十步，道人忽然站住，向时和打个稽首道：“施主救命

之恩，贫道没齿不忘。落难之人，身无长物，幸于阴阳风水略知一二，就送你一个墓穴为报罢。”说着跺跺脚，向下一指道：

“此处位于州治以北，龙自吕梁分干。穴起火星高峰，左一枝自巽已转卯结地，右一枝自巽已丙午起伏，逶迤层叠，星峰入首，主星秀丽，左右抱藏不露，结穴平坦。下露官曜尖秀，作午山子向，兼丙壬三分，青龙逆水挽抱，穴前文曜透露，白虎低伏卫护，致两川来水合流成玉带水局。朝对高峰，左有笔架，右有天马，四周峰峦环拱，又水缠玄武，因此龙气十足，乃方圆数百里第一块风水宝地。若作阴宅，发福悠长，科甲绵远，子孙繁衍。施主可在贫道脚下掘一墓穴，取父母骨殖葬于此处，不出三代，必有贵人降临府中。切记，切记，贫道就此告辞了。”

时和送走道人，返家自思：出家人不打诳语，况我有恩於彼，谅他不会骗人。于是，便将父母骨殖搬来，依道人之言下葬，不提。

却说数月之后，刘氏有了身孕，待到满了十月，瓜熟蒂落，产下一子。肥头大耳，方鼻阔口，天庭饱满，一副官相。时和夫妇满心欢喜，想那将相之说，必在此子身上应验，于是百般疼爱，视若掌上明珠。时和自思：依道人之言，此子必大富大贵，成龙变虎，不如就唤作“成龙”。我“于”即“鱼”，鱼乃水中之物，水之尊者莫若龙，成龙者，愿他不负父母之望，成就一番事业，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成龙刚至四岁，刘氏竟身患重病，一命呜呼了。时和遭此不幸，痛不欲生，本无意续娶，却因娇儿年幼，需人照顾，不得已又将邻村李氏女娶了回来。

这李氏贤和善良，虽为继母，待成龙一如己出。处家过日，勤劳节俭，温厚待人，颇得邻里赞赏。时和觅得良妻，於成龙身上，总算放下心来。但刘氏染病之初，花费甚巨，家业已经衰败，谢世以后一应花销、迎娶李氏的聘礼及其他开支，已将他弄得财尽力竭，落下饥荒，无力供成龙上学。这于他，已成了一块心病。

成龙见村中顽童都进了学堂，跟着蒋老夫子摇头晃脑读什么

“诗云”、“子曰”，撇下自己孤单单一个，既无事可干，又没玩的伴儿，好不伤心。他缠着父亲要去学堂：“别人读书，为什么不让我去？莫非读书不好，怕儿子学坏？”

时和无言以对娇儿，噙满眼泪花，摸着他的头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知书识理乃天大好事。只因我家穷困，送不起先生束脩，才委屈我儿。”

成龙懂事地点头：“那就让他们先读几年，等爹爹有了银子，孩儿再去，多下点儿功夫，赶上他们就是了。”从此，成龙再不提起读书的事。

他悄悄去了村东，找到半年前进了学堂的冯家老三——好朋友全珍，把他读过的课本借来，开始自学。于是，每到傍晚时分，学堂散了时，他就捧了书本去路边等着。等全珍出来，求他教几个生字，讲一段课文。半年不到，便认了许多字在肚里。

这天，等了好大功夫不见全珍，眼看众学童都回家去了，成龙好不着急。正不知如何是好，那边连滚带跳来了一个孩子，看时，却是浑名叫作“二鼻涕”的赵震山。他仗着家里有钱，进了学堂欺侮同学，回到家里拿丫头长工撒气，是个出了名的惹不起。

成龙见没人了，就拦着赵震山道：

“震山大哥，见着全珍了吗？”

赵震山将书包顶在头上，乜斜着眼道：

“找他干嘛？”

“有几个不认识的字，想讨教讨教。”

赵震山听了，眯着眼把于成龙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哈哈，哈哈”干笑几声，退开两步奚落道：“啊呀，看不出来，卖豆腐的，也是个儿想成龙变虎了，半夜里娶媳妇，真是个好梦，啊？哈哈……”

于成龙听了，不想与他计较，转身便要离去。赵震山却道：“站住。”

于成龙不知他要怎样，冷冷地道：“干什么？”

赵震山伸着手道：“把书拿来，我看是哪几个字。”

于成龙本不想理他，转念一想，看这情形，倒像是要教我，难得他这片好意，我就忍口气又有什么？于是便翻到中间，把书递了过去，指给他看。

赵震山瞥了一眼，轻蔑地道：“连这也不认识吗？”

于成龙赔笑道：“是呀，就烦大哥教教，行吗？”

赵震山道：“教你不难，可我刚在学堂里挨了先生的打，屁股疼得站也站不住。你若把我背回家去，我便教你，怎样？”

于成龙一听，不觉大怒：好狗日的，刚刚还活蹦乱跳，这就站也站不住了，真会变着法儿欺侮人！他一把将书夺了过来，气冲冲便走。

赵震山冷冷笑道：“怎么，不愿意了？一字值千金呢，背几步教你，老子贱卖了，你还拿三捏四，趁早滚罢。原本就是个做豆腐的，读什么书，识什么字呢！”

于成龙听了，反倒站了下来，他觉得二鼻涕这话不无道理。既向人家讨教，是该付出点儿什么，就背他几步又有何妨。于是，就走了过来，向赵震山道：“我背了你便教我？”

赵震山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背了就教，决不含糊。”

于成龙听了，便蹲下身子，让他爬到自己背上，站起就走。

赵震山一只手搂着于成龙的脖子，一只手拿着书，洋洋自得地叫于成龙往学堂方向走。他怕回到家里赵财主见了不依。于成龙只要识字，也不管去哪儿。两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地走着念着，下边的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咬着牙强自挣扎；上边的颤颤悠悠、舒心适意，竟上了瘾，《百家姓》上不认识的字读完，赵震山还不想下来，主动提出，要教于成龙读《千字文》。

于成龙虽被他压得精疲力竭，但为了多认识几个字，便咬牙答应下来。那知道赵震山却专门使坏，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

盈亏，辰宿列张“读成”天蓝地黄，庙宇荒凉，日月盈亏，不由爹娘”。于成龙跟着他鹦鹉学舌，受了骗，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还为自己又学到新的知识暗暗高兴。却不道前面树下站着的一个老者，早气得七窍生烟，将一把山羊胡子翘得老高。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二鼻涕的先生，蒋老夫子。

他大喝一声道：“孽障，下来。欺侮弱小，糊弄别人，不怕先生手板子吗！”

赵震山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出溜下来就跑。谁知已经迟了，蒋老夫子从后面揪住了他的衣领，“啪、啪”，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两个巴掌。

赵震山跪了下去，哭着求饶。老夫子余怒未息地道：“你如此行事，岂是尊老爱幼，与人为善？”说着，举手又打。

于成龙忙拉着他道：“先生息怒。今日之事，并非震山不好，是学生自己愿意的。”

“什么——？”先生诧异道：“我今年六十多岁，不敢说阅世多深，到底也有了把年纪，可从未见过你这样愿意被人欺侮的。说说，你是谁家孩子，为什么甘愿被辱？”

成龙躬了身，作个揖道：“学生乃豆腐于时和之子，唤作成龙。爹爹无钱，我没有入学读书的银子，没办法，只得背他五步，换他教我一个字。事情虽有些不尽公平，却是彼此愿意，因此，怨不得人家。求先生不要责罚他才是。”

蒋老夫子听了，惊得半晌无语。想世上事为何如此颠三倒四？有钱读书的，将学堂当作刑场，动不动借故逃学，吊儿郎当，一点儿也不肯用功，虽有教鞭手板子，也无济于事。偏偏这等好学上进的没钱读书，真正可怜可叹。他将那赵震山一把推开，喝道：“再敢无礼，当心我揭了你的皮。滚——”

赵震山抱头鼠窜去了。他转过身来，向于成龙注视良久，叹一声道：“孩子，你如此好学，可曾读过什么？”

于成龙见问，忙道：“学生会读‘三字经’”。说着，便朗诵起来，“人之初，性本善……”

先生道：“你家爹爹不识字，这是谁教你的？”

“全珍教的。”

“莫非还背过全珍？”

于成龙忙道：“没有。”又把前后情形说了一遍。

先生听得点头。想自己馆中，都是些打死也不肯用功的劣种，何曾见过一个如此聪明好学的孩子，不觉便有几分喜欢，孺子可教也。他摸着于成龙的头道：“你若真想读书上进，明儿一早，就来我馆中上学罢。回去告诉你家爹娘，先生不收束脩，备好纸墨笔砚就是。”

于成龙听了，喜出望外，忙趴下给先生磕头，行了拜师的大礼。

告别先生，蹦跳回家，将方才情形说与爹爹继母。时和自忖：先生一介寒儒，原靠坐馆为生，我怎可为儿子占他的便宜？遂命成龙往告先生：“情谊心领，恕不从命。”

成龙含泪而至，说了原委。先生沉吟半晌，想这于时和耿直可嘉，未免迂腐老实，如此，岂不误了此子终身？似馆中那群笨蛋，就累死我，也无大器可成，便有几个中途辍学，也不可惜。这于成龙聪颖非常，他日必为国家栋梁，岂可因贫而埋没？莫若亲去相劝，务使于时和点头应允。主意已定，便与成龙相随，亲至于家。

时和见先生来，与李氏迎出大门，一揖到地，诚惶诚恐。

先生还礼，时和让至卧室。稍事客套，先生便直言成龙学业，怨时和不该拘小节而误大事，“此子聪敏非凡，老朽自信，稍加指点便可成器。叫他入学，无非我多费点儿口舌，你少个干活儿的帮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出十年，便还你一个举人进士状元郎。老朽生平不求人，如此厚颜下贱，惜才也，于公允乎？”

时和至此，早是涕泪满面，感激尚且不及，焉有不允之理？

于是成龙入学，受业于蒋老夫子门下。时和感其德，虽无银钱

充课资，也常将时令果品、新鲜蔬菜与自家豆腐送与先生品尝。李氏则命成龙将先生替换衣物拿来，为其缝补浆洗，聊尽感激之意。

成龙知入学就读之不易，使出十二分力气，将先生所授反复读写，潜心钻研，常挑灯夜读至更深夜静，非将日中所学弄通弄懂，才肯罢休。先生见成龙于学业之上毫不懈怠，知识日长，爱之越深，恨不能将生平之学掏尽。师生配合默契，学有经年，成龙已是十四五岁，早将《四书》、《五经》烂熟于心。

一日，成龙吃过晚饭，温习至掌灯时分，忽有篇文章不甚明白，即举火往先生处来。大凡做先生的，全无些许保守之意。学生造访磨牙费时，不嫌麻烦，反觉高兴，蒋夫子更是如此。他与成龙讲解一番，又送出门外，要看着成龙回去，他才放心。

于成龙走了一截，不留神在土坎上拌了一跤，摔灭了火把。

蒋夫子急得大叫：“龙儿当心。”一边就跑过来照料。才走几步，那成龙早爬了起来，扭身向蒋夫子道：“先生回去罢，学生不碍事的。”

蒋夫子停下脚步，正怪他毛毛躁躁、夜间走路不小心，忽见那于成龙两只肩头上着起火来，以为是方才跌倒，被火把烧着了，便一迭声儿喊叫起来：“龙儿，肩头有火。”

于成龙顾盼左右而言：“先生，你眼花了罢？什么事也没有，快回去罢。”说着，摸黑去了。

蒋夫子疑惑得直揉那两只昏浊的老眼，用力眨巴几下，再看时，那越去越远的于成龙肩头，依然亮晃晃一片，如何却说不是火？老夫子大惑不解：莫非他真是上界星宿下凡，有些来历？他把疑虑存于心间，留心观察，每遇成龙夜间前来，必送至大门以外。观之再三，见他每行于夜色之中，左右肩头便各现明灯一盏，问及成龙，他却毫无知觉。先生也不说破，只越加疼爱，管教更严，不提。

却说村东张树生，娶妻刘氏，如花容貌，贤惠无比，夫妻相敬如宾，颇令村人称道。这天，树生下地去了，刘氏把儿子送与婆婆照

管，将一包替换的衣物用篮子装了，提着去村前小溪边洗涤。

时值八月，骄阳似火，烤得树叶儿卷了边。刘氏跪在河沿上，揉搓半天，便觉有些不妙。左右无树无影，上边无遮无盖，细皮嫩肉，怎禁得烈日暴晒？裸露着的皮肤，已经泛出红晕，火辣辣似针扎般疼痛。她想换个地方，抬起头来，转着圈儿看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个合适去处，只得叹口气，硬着头皮挺下去。

晒了一个多时辰，觉得有些头晕。伸手掬几把清水扑面，顿觉凉快无比，神清志爽。她左顾右盼，见风儿不动，树儿不摇，但闻蝉鸣声声，雀噪阵阵，四周悄无一人。便突发奇想，要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刘氏站起身子，翘起脚尖，向村口眺望，见无人来。便返身至一个小潭边，解绣衣，脱罗裙，钻入水中去了。溪小水浅，站不直身子，便蹲将下去，尽情享受。

恰在这时，来了一个人。这人唤作马三秃子，是个无赖。他与一群狐朋狗友去前村沽酒，喝得醺醺，燥热难耐了，便也寻到小溪边，想洗个澡凉快凉快，神差鬼使，也奔了刘氏占着的小潭。

临近溪边，听得水声哗哗，低头看时，已有人占了地方。马三秃子不由就有些恼火。悔气，大爷不来时，你也不来，大爷要洗时，偏就有人，莫不是专与大爷作对！才待要喝斥几声，叫他挪个地方，却发现有些尴尬。

水中的她，秀发如云，肌肤细嫩无比，白晃晃、亮闪闪，胸前似乎多了什么，屁股也太大了些。马三秃子见这不是男人的身体，几乎晕了过去。他慌忙趴下，隐于高粱棵子后面，张着嘴、流着涎、喘着气，瞪一双牛眼，死死盯着水中的人，要看个究竟。

刘氏洗够多时，竟站了起来，似乎专门要让他看个仔细。

马三秃子紧瞅着那厚敦敦、胖嘟嘟、栲栳一样大小、肥硕白嫩的屁股，紧张得透不过气。忽见她转过身子上了岸，将所有女人家该当隐密的器官，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他贪婪地紧紧盯着，不肯

眨一眨眼。那一对挺挺的乳峰，颤颤悠悠，直使他消魂荡魄，勾起许多非分之想。恨不能把她整个儿揉进眼里，吞进肚子。

看时，那刘氏又过来了几步，开始擦抹身子，准备穿衣。

马三秃子认出这是张树生的老婆，嫉妒得红着眼，恨那呆子竟娶了这么一个标致人儿。看那鱼儿似的身段，该粗处粗、该细处细，腰儿窄窄、腿儿细细、皮儿紧紧、丰腴饱满，桩桩件件，整个儿恰到好处，好不馋煞人也！他眼珠子不转，口张着不合，涎水流了一滩，心旌摇动，想过去掀倒她，轻薄一番。却不料刚刚心虚气短地迈出两三步，便将一头憨睡在地里乘凉的肥猪惊醒。那畜牲呼地往起一站，“哼、哼、哼”一路大叫，稀里哗啦地跑了。

马三秃子吃这一吓，惊出遍体冷汗。尚在愣怔的当儿，刘氏已将绣衣罗裙穿戴整齐，站在小溪边四处察看，见是头肥猪哼着回村去了，便将那颗呼心跳动的心落回肚里，又跪在小溪边洗她的衣服。

马三秃子失却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遗憾地想打自己几个巴掌。他咽下几口酸水，直骂那不知趣的该死畜牲，沮丧地一步三回头地进村去了。

村前大槐树下，有人纳凉，马三秃子便也凑了过去。

几个村妇、一群光棍、两个青皮小子正在打闹，看到马三秃子过来，便想和他开个玩笑。一个道：“三秃子，过来，叫声大姐，我替你说房媳妇。”

马三秃子不理她。

一个道：“三秃子，你还不愿意吗？哪拣这便宜去？快叫罢。”

马三秃子去树底下坐了，哼一声道：“一边去，什么好货，老子看不上你。”

另一个媳妇撇着嘴道：“还看不上呢！几十岁了，活得不像个尿壶，见过什么东西？要是我呀，你便叫声‘妈’，也不揽这份儿差事。尖嘴猴腮，勾鼻子，头上连根毛也没有，真正一个红皮狗儿，谁看得